



譯民俚李 著娃珂隆伏 聯蘇

下雪了

行發店分總東華在書華新



一 小朋友

夏季早過去了……已是深秋了。燕子從樹

上落下來了，花兒凋謝了，草兒黃了。小鳥不在

林子裏唱歌，收割機不在田野裏喧鬧，裝着穀粒的沉重的貨車，不在路上唧唧發響，收穫物已經從田野裏運走了。現在只能聽到：打穀機從早到晚在集體農莊的打穀場上喧鬧，與兩架簸穀機互相爭勝地咯咯震響。

早晨，媽媽把一個大木槽拖到屋子裏，老祖父磨快了切菜刀。泰妮雅高興地說道：

『切捲心菜啦！』

老祖父拿了把小斧頭，到菜園裏去挖一棵棵

的捲心菜。

泰妮雅說道：

『我也要到菜園裏去。我去幫忙！』

『去吧，去幫忙吧。』媽媽說：『只是衣服穿得暖些。幫忙是爲了你自己，也爲了我，因爲我沒有功夫和你們一起去挖捲心菜——我要去打穀。』

泰妮雅穿好了衣服。把額上光亮的髮髮塞到頭巾下面，然後往菜園裏跑。菜園裏空空的：胡蘿蔔沒有了，小胡瓜也沒有了。只剩下一棵棵頭上亂蓬蓬的捲心菜，孤零零地坐在菜畦上。

『祖父，它們在這兒已開始感到冷靜，』泰妮雅說：『胡蘿蔔在地窖裏，蘿蔔和馬鈴薯也都躺在那裏，但是一棵棵的捲心菜卻仍舊留在這兒，讓寒冷的風吹打着它們！……』

『但我們立刻就要把它們也從這兒搬走，』老祖父說：『我來挖，你把它們拖成一堆。』

老祖父挖下了一棵棵的捲心菜，把它們滾到菜畦間的溝裏去。泰妮雅把它們拖到

一堆去。一棵棵的捲心菜又大，又結實。有幾棵竟使泰妮雅捧不起來。

『這幾棵你不用拖，』老祖父說：『這得讓我自己來拿。』

然後，老祖父把一棵棵的捲心菜收集到大籃子裏，拿回家去。泰妮雅跟在後面跑，可是她瞧見：她的小朋友，黑眼睛的阿廖卡，正站在她自家的台階上。

『阿廖卡！』泰妮雅喊道：『一起上我們家裏去，我家在切捲心菜哩！』

『我穿着氈靴，』阿廖卡說：『怎麼能在泥漿裏走？』

『你可以從泥漿旁邊繞着過來。』

『唔，好的。立刻繞過來。』

阿廖卡穿着一雙很大的氈靴。她開始在泥漿旁邊繞着走，竟滑了一下，跌到水窪裏去了。

泰妮雅發怒道：

『你怎麼老是這樣的，阿廖卡，老是跌到水窪裏去！』

『不對，我並不老是這樣。』阿廖卡說。

『對的，你老是這樣的！』



『但是不對的！』

阿廖卡正說到這裏又跌到水窪裏去了，她就不再抗辯。但是靴靴反正已溼透了，她索性不擇路徑，乾脆踏着泥漿向泰妮雅跑來。

切菜刀在屋子裏不斷地大聲發響。那是老祖母在切捲心菜。

『祖母，讓我們也來切捲心菜，』泰妮雅說道：『我們來給你幫忙了！』

但老祖母答道：

『你們還是去嚼嚼菜心（註）吧。

這些捲心菜我自己能夠切完的。』

（註）菜心——在蘇聯，捲心菜的菜心可

以給孩子們生嚼。

秦妮雅和阿廖卡拿了好幾條菜心，走到台階上。她們坐在階沿上開始剝菜心的皮。菜心嚼起來好像糖一般的脆，也和糖一般的甜。阿廖卡拿起一條菜心，往自己的袋裏一塞。

『我把這條帶回去給喬姆加（註）。他也歡喜吃捲心菜的菜心。他甚至跑到集體農莊的菜園裏去拿——喏，在那面，在河的那一邊呢！……我家的捲心菜還沒有收割。』

『拿呀，』秦妮雅說：『多拿幾條去！』

阿廖卡又拿了兩條，塞到另一個衣袋裏。

『夠了，』她說：『當我們切捲心菜時，你也到我家來。你要什麼樣的菜心，任你揀好了！』

（註）喬姆加——阿廖卡的小弟弟。

二 下雪了

寒風猛烈地吹，『嚴冬』向煙囪裏吼叫：

『我來了——呼——呼……我慢慢地走着來了——呼——呼！』

路上的泥漿凍乾了，變成硬梆梆的，像石頭一般。水窪也連底結了凍。整個村子變得黑沉沉的，道路、房屋、菜園和樹林子……都一樣寂寞。泰妮雅坐在家裏，玩着洋娃娃，沒有向街上眺望。但老祖母從井邊汲水回來說道：

『這回子可下雪了！』

泰妮雅跑向窗前，一面問道：

『那兒在下雪？』

窗子外面雪花濃密地向下降着，盤旋着；而且下得這樣濃密，連鄰家的院子也看不清楚了。泰妮雅拿起頭巾，跑出屋子到台階上。

『下雪了！』

整個天空都布滿了雪花。雪花飛舞着，落下來，旋轉着又落下來。它們落到路上黑色的泥漿上。落到村子的屋頂上。落到結了凍的小水窪上。落到籬笆上。落到掘過的菜畦上。落到樹上。落到台階的階沿上。而且落到泰妮雅綠呢的頭巾上面……。泰妮雅伸出手掌，它們就落到手掌上面。泰妮雅開始仔細觀察它們。當雪花飛舞時，它們好像羽毛。但當你把它們放近了觀察時，你看到的卻是許多小星星，而且它們全是花紋精緻，形狀各不相同。有一種星角是寬闊的鋸齒狀的，另一種星角則是尖尖的，彷彿小箭。但泰妮雅來不及細看，雪花在溫暖的掌心裏融化了。

老祖母拿了一桶飼料到牲口棚裏去餵綿羊。她開了棚門。白色的母牛『密爾加』以為是放牠到牛羣中去。牠很高興，點着頭，走出了牲口棚。可是一出門，卻停了下來。青草在那裏？小小的草地又在那裏？

『瞧什麼？』老祖母道：『你想跑開去找紫苜蓿（註）呢？還是想躲到樹叢中去？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。最好還是回到牲口棚裏去，那兒暖和些。』

老祖母給牠一把綠色的飼草，但『密爾加』還是站着向周圍瞻望。於是泰妮雅拿

（註）紫苜蓿——一種牧草。



起一條樹枝，趕牠到牲口棚裏去。

『走！走！幹什麼要在外面凍壞耳朵？在這兒大雪會蓋沒你！』

雪還是下着，下着。雪花不斷地旋轉着落到地上。午飯後泰妮雅到外面去散步，簡直認不得自己的村子了。整個村子變成一片白色：屋頂是白的，路是白的，菜園子是白的，小小的草地也是白的……然後可愛的太陽出來了，白雪閃耀着，好像無數小火星燒起來了。泰妮雅心中是這樣的歡欣，彷彿節日到了一般。她跑向阿廖卡家，開始敲着窗子喊道：

『阿廖卡，快出來，冬天已來到我們這兒啦！』

三 凝乳烘餅

這一年集體農莊小麥的收穫非常豐富。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在田地上好好地施過肥料，而且深深地耕過。播在田裏的種子又是用精選過的麥種，所以各家按工作日（註一）分得的麥子就很多。阿廖卡的媽媽烘了許多豐美的麥餅。阿廖卡給自己拿了一個，阿廖卡的小弟弟喬姆希加（註二）也拿了一個。於是阿廖卡的媽媽說道：

『怎麼，你們自己吃麥餅，卻讓泰妮雅看着你們？哪，你也拿一個，泰紐希卡（註三）！』

『我家祖母星期日也要烘捲心菜餡的饅頭了。』泰妮雅說道，一面拿了麥餅。三個孩子一起走到街上。

樹上有一隻烏鴉看到了他們，就跳得低一些，牠一忽兒用這隻眼睛，一忽兒用那

（註一）工作日——是蘇聯集體農莊中，計算工作分量的單位。收穫的分配是按工作日的多少來定的。

（註二）喬姆希加——是喬姆加的愛稱。

（註三）泰紐希卡——是泰妮雅的愛稱。

隻眼睛，不斷地看着凝乳麥餅。

『不要看，不要看，』喬姆希加說道：『反正不會給你吃的！』

他說着把拿麥餅的手藏到背後去。

大家都望着那隻烏鴉，卻沒有注意到頑皮的小狗『小雪花』已跑近他們，牠跑到喬姆希加身後，聞一聞美味的烘餅，用牙齒咬住了它。咬到後，就逃走了，而且因為高興，尾巴開始搖呀搖的。

喬姆希加立刻噉啞大哭，哭得滿街都聽得見。

『你在向那裏看？』阿廖卡對他喊道：『你在做什麼，捉穴鳥（註）麼？』

『我不是捉穴鳥……我在看烏鴉……』

『看烏鴉！哼，看烏鴉把烘餅也看掉了！』

但後來阿廖卡卻可憐起喬姆希加來，她把自己的烘餅撕了一半給他。泰妮雅也撕下自己的一半。於是喬姆希加的烘餅頓時比別人多了：泰妮雅只半塊，阿廖卡也只半塊，而喬姆希加卻有兩個『半塊』。

（註）穴鳥——是烏鴉類中身體最小的一種。



四 新套鞋

真正的寒冬降臨了。道路在冰上伸展着穿過河面。『嚴寒』老公公（註）在玻璃窗上畫出了他能想像出來的一切。街道上積着很深的雪。

『泰紐希卡，你應該穿得暖一些，』老祖母說道：『現在不是暖天。』

老祖母從儲藏室裏拿來了黃色的綿羊皮的短襖，與毛線織的頭巾。還有幾天之前媽媽替泰妮雅從城裏買來可以套在靴外面的套鞋。套鞋是簇新的，光亮的。假使你用手指在上面一捺，套鞋就會吱咕吱咕叫

（註）『嚴寒』老公公——也叫做霜公公伊凡，是蘇聯童話中的霜雪之神。

起來，唱起來！當泰妮雅穿了新套鞋上街去時，她的腳印就留在雪地上，好像一塊塊的餅乾。

阿廖卡羨慕着泰妮雅的套鞋，甚至用手去摸摸它。

『多新呵！……』她說。

泰妮雅對阿廖卡看了一眼，想了一想。

『唔，要不要讓我們來均分？』她說：『你套一隻，我套一隻……』

阿廖卡笑起來了。她說：

『那就讓我們分吧！』

可是阿廖卡向自己的氈靴看了一眼，又說道：

『只是我套不上它，我的氈靴很大。你看這樣的靴頭！』

兩個小朋友穿過了街道，但是玩些什麼才好呢？阿廖卡說道：

『讓我們到池塘邊去。到那兒滑冰去！』

『到池塘上面去很好，』泰妮雅說：『只是那面有冰窟。』

『嗯，那又怎麼樣？』

『祖母叫我不要到冰窟旁去。』

阿廖卡回頭向泰妮雅家的屋子望了望。

『你家的屋子在那面，池塘在這面。難道祖母能看到你，還是怎的？』

泰妮雅和阿廖卡一齊跑到池塘上面，在那兒滑起冰來。然後她們回到家裏——什麼話也不對泰妮雅的老祖母說。

但是老祖母到池塘邊去取水後，回到家裏，突然說道：

『泰倩楊卡（註）！是不是你又跑到冰窟旁去過了？』

泰妮雅對老祖母詫異地睜着大眼睛。

『祖母，你怎麼看到我的？』

『我沒有看到你，但是看到了你的腳印，』老祖母說：『那個有這樣新的套鞋？』

唉，泰妮雅，你不肯聽祖母的話！』

泰妮雅垂下了眼睛，靜默了一會兒，想了一想，然後說道：

『祖母！我以後再不敢不聽話了！』

（註）泰倩楊卡——也是泰妮雅的愛稱。

五 老祖母的工作

夜間颳起了暴風雪，可怕地喧鬧着，而且時時在煙囪裏哀號。

僵硬的雪塊被旋風吹起，打在牆上。

泰妮雅睡在臥房裏，靠近小小的火爐。

『媽媽，誰在敲我家的牆？』她在睡夢中間。

但媽媽答道：

『睡吧，睡吧。這是「嚴寒」老公公在街上遊逛。』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『嚴寒』老公公的興致還是沒有減退。

早餐後，泰妮雅正想去取短皮襖，老祖母卻說道：

『街上昏天黑地的，什麼也瞧不見，你還是給我坐在家裏吧！』

泰妮雅走近窗子，從窗玻璃上面一條透明的、雪已融化了的、乾淨的狹縫中望出去。啊，變成了什麼樣子！白色的雪風沿着村子狂吹，夾雪的旋風直向上面捲去，什

